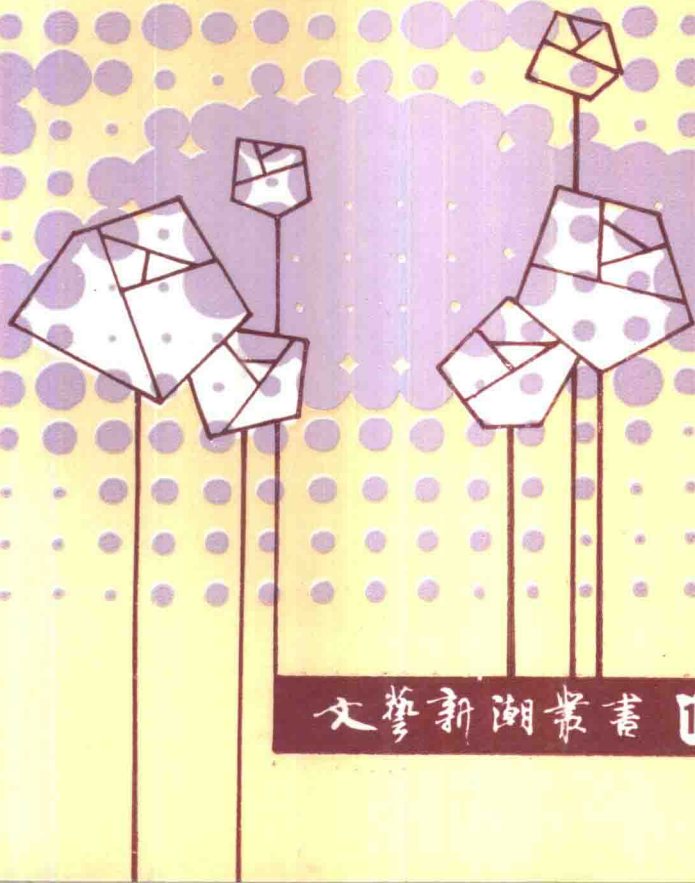


朦胧诗纵横谈

MENGLONGSHI

ZHONGHENG TAN

田志伟 著



文艺新潮丛书 16

文艺新潮丛书 ①⑥

朦胧诗纵横谈

MENGLONGSHI ZHONGHENG TAN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年·沈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于弘平

文艺新潮丛书①⑥

朦胧诗纵横谈

田志伟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90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统一书号: 10429·072 定价: 1.30 元

ISBN 7-5610-0110-X/I·33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在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比较文学漫谈》、《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浅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述评》、《大墙文学》、《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在六万至八万左右。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导 言

“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
而两者都对。”

——引自尼采《悲剧的诞生》

上面所引述的尼采的那句话，鲍昌同志说那是“精致的折衷主义的诡辩”。这句话被他改造为：“凡是存在的同时有合理的和不合理之处，而两者都需要认真地对待”。鲍昌同志正是以这个思想作为他评价和认识尼采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如果把这一思想横移过来，用以评价和认识朦胧诗，那也是合适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个奇物诡谲的诗的精灵在我国诗坛上徘徊着、游荡着……人们惊诧、兴奋、怀疑、激动、指责、赞许，各种各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开始，它象一只丑小鸭，并不怎么好看；后来，人们却越来越感到不容忽视它的存在了。它的出现，牵动着人们思索的每根神经。不仅是诗的思索，而且是整个文学的思索，美学的思索，哲学的思索，心理学的思索，

接受美学的思索，符号学的思索……，由朦胧诗所掀起的思索心潮的余波，至今仍在一环一环地扩展着。在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艺术领域里，它的影响同它的存在一样，不容忽视。

凡是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精神现象，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应该加以研究。有影响，未必都是合理的，但也未必都是不合理的。只有通过认真地、科学地研究，才能给以接近真理的回答。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科学的基本出发点。

朦胧诗，作为一种诗歌现象的存在，且有一定的影响，就应该“认真地对待”。如谢冕所说：“力求客观地描绘产生的必然，并研讨它的特质，从而估量它的价值”（《朦胧诗选》序）。这里，我还要补充两句：还要探讨它是在哪里失误的，它失去一些读者的原因及今后的发展、走向；从而给予实事求是的、符合诗坛客观实际的评价，这才是“明智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应取的科学态度。

与此同时，也应承认，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并没有给朦胧诗以必要的关注。或表现为一种胆怯的冷漠，或表现为不屑一顾的回避。也许是出自于非艺术上的原因，在人们仅见到的几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诸如《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简明教

程》（吉林大学出版社）以及较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朦胧诗都采取了谨慎的回避态度，根本没有提及。似乎中国当代诗坛上，根本没有朦胧诗这码事。而且，具有诗歌编年史意义的《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尽管在导言中提及舒婷、傅天琳二位女诗人，但对她们的诗作，也仅收了限于那类“不朦胧”的几首，没有作出足够的评价。

有人也许看出了其中的不公平，主张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认为“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

“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史的条件才成熟。（见1985年10月29日《文汇报》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此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既然写了，就应该如良史秉笔，站在历史的高度，持论公允，尊重事实。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他是不愿意在木板最薄的地方打洞的。所以他选择了物理学上的一大难题相对论作为他毕生研究的课题。对待朦胧诗，似乎也应采取这种态度。

一位青年诗歌作者说，朦胧诗的出现引起了诗坛上的一场“启蒙运动”；一位老年诗歌理论家说，那些与时代高度和谐的诗的强音已经“消隐”；一些同情朦胧诗的人说，新诗实际上是

“从零开始”。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认真研究一下朦胧诗是不行的。只有研究了，才能弄清楚以朦胧诗为标志的新诗潮，到底有些什么新的特点；是不是代表着当代诗歌革新的主潮；朦胧诗的出现是诗界的整体更新还是部份的流变；是诗在审美特征上划时代变化还是量的增替；人们为朦胧诗所寻找的各个方面理论依据是什么；朦胧诗与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到底有无瓜葛；与英美意象派诗又有什么联系；它又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又要走到那里去；它留下的又是什么……简直是一大堆没有解的方程。

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全面更新”，进而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当然有失偏颇；但是，视为傍门左道不屑一顾，也未必就正确。在时代的诗的交响乐中，朦胧诗是一个时隐时现的、跳跃着的音符；在文学艺术的百花丛中，朦胧诗是一朵杂色的、或者说还辨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花。朦胧诗是诗坛新潮中的一个流派。

借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试图写出这一流派的全部历史，对我来说，无异于试图做一件行不通的事”。我写这个小册子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当代文学史著作家们对朦胧诗的关注。

如此而已。

目 录

导 言

一 旷日持久的论争·····	1
(一) 争论的前奏·····	3
(二) 一次历史性的讨论——“朦胧诗”一 词的由来·····	6
(三) 三次短兵相接的交锋·····	8
(四) 第二个论争高潮的出现·····	17
(五) 论战的焦点·····	20
(六) 论争仍在继续着·····	33
二 为朦胧诗寻找的理论依据·····	36
(一) 人类存在着模糊认识·····	37
(二) 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	42
(三) 朦胧美——理解朦胧诗的一把钥 匙·····	52
(四) 朦胧之所以美——心理学上的三个 层次·····	75
(五)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朦胧诗·····	80

(六) 朦胧诗之所以朦胧——艺术直觉上的两个层次·····	85
三 · 朦胧诗的审美艺术特征·····	90
(一) 关于诗的本质又一说·····	91
(二) 诗歌美学的流变·····	98
(三) 意象、意象组合和重叠 ·····	105
(四) 象征和总体象征 ·····	114
(五) 用通感创造审美意象 ·····	125
(六) 结构特点和蒙太奇式的跳跃 ·····	133
四 朦胧诗的纵横比较 ·····	144
(一) “吃牛羊肉,不会就变成牛羊的”···	145
(二) 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155
(三) “出口转内销”——理论上的一个怪现象 ·····	163
五 朦胧诗崛起之后 ·····	171

后 记

一 旷日持久的论争

用大海翡翠的语言交谈
用坦白得象沙滩一样的语言
——江河：《让我们一起奔腾吧》

是否可以作这样的预料，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对于发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几乎成为过眼烟云。为了让人们了解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有必要廓清一下全部过程。

中国的历史以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文坛上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气氛。一大批青年诗人，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脱颖而出，舒婷、北岛、顾城、江河、骆耕野、傅天琳、王小妮、王家新、杨炼、芒克、吕贵品、梁小斌……名字可以排出一长串，他们相继站到了诗的地平线上。最早是北岛的《回答》，接着是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及骆耕野的《不满》

等等，一发而不可收。他们一反诗以往的格局，不甘“四五”运动《天安门诗抄》之后诗坛上暂时出现的寂寞，以其对诗歌表现方式的大胆探索，引起了文坛的骚动和读者的注意。在艺术表现上，他们过分地夸大了主观感受对外界事物的溶解作用，过分地强调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主观性、自我性，带有强烈的心理色彩，把用感性浸泡过的形象，依诗人的情感，组合成新的形象图，而忽略外界的真实。

这些诗脱离了对外部形象表面真实的描绘，例如：“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色的黎明。”这样的句子，如果仅从事物外部形态的真实这一角度看，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有的诗追求瞬间、突发性的感受：“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按照正常的习惯，这种描写也是读者难以接受的。还有跨度很大的跳跃：“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以及奇幻的联想，诡异的语言，加上象征、意象手法的应用，虽然细节形象鲜明，整体却显得十分朦胧，文学刊物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说那些诗读不懂，有人认为这是诗歌创作中的一种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也有人认为这些诗标志着“诗歌现代化”的开始。分歧越来越明显这

些分歧涉及到诗歌的社会功能、创作方法及诗歌的艺术欣赏等一些重要问题。

一场热烈地、然而又是冷静地论争在孕育着；一场冷静地、然而又是热烈地争论已经不可避免了。

（一）争论的前奏

有关这场争论的开始时间，大家看法不一，这里有必要对一些正统说法作一点纠正。在一九八一年的《中国文艺年鉴》上，对这场争论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鸟瞰式的记述。认为，这场争论是从一九八〇年八月《诗刊》展开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开始的。而实际开始的时间，至少还要向前提早一年时间。

一九七九年十月《星星》复刊了。在这期复刊号上刊载了公刘同志一篇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朦胧”一词，但就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看，完全可以看作是这场争论的序幕。过了不久，这篇文章被《文艺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了。在这篇文章中，公刘同志对象顾城同志那样一代文学青年所走的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焦虑，并对他的部分诗作提出诚挚的、善意的批

评。公刘同志首先引述了一段顾城同志在一张小报上发表组诗《无名的小花》序言中的一段话：

“《无名的小花》长久以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随父‘下放’少年的畸形心理……，我珍视它、保存它，并不是为了追怀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给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一点论据，让他们证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间，有一片多么浓重的乌云，一块多么贫瘠的土地。”

读了这段内心独白似的文字，公刘同志“感到颤栗”！他找来了顾城的其他诗作，读着，思索着。他认为，象顾城这样一批青年诗人的诗作，不应看作是“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回声”，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尽管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而事实上，“往往很容易把本来是上升运动的螺旋，错当成周而复始的圆圈”。

思索，是这一代人的主要特征：“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光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九六八年十二岁的顾城的思索。也思索，也幻想。但《生命幻想曲》的“思想是可以争议的。”甚至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句子：我们小小的茅屋，/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顺便问问户口问题”。对这类表露了积

郁在顾城这颗年幼的心灵中，对祖国对人类的无尽的爱的诗句，公刘同志给予了热切地关注和热情地鼓励。

但是，在历史迂回曲折的前进中，顾城也有那么一些诗给人以一种无所作为、无可奈何感：“且把搁浅当作宝贵的小憩，也不要随浪逐波。”搁浅了，失望了，迷惘了，徬徨了。有时，满怀激越，发而为诗，字里行间又多愤世疾俗之意，甚至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在那边，/权力爱慕金币，/在这边，/金币追求权力，/可人民呢？/人民，/却是他们定情的赠礼”。公刘同志认为，由于“四人帮”把一切都搞乱了，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与革命理想的界限”。而更多的青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们的心理被极左路线扭曲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扭曲的部份一一矫正，用我们的肩膀把“搁浅”的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徐敬亚同志后来在一本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对公刘的这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概括：“诗人公刘是敏感而有眼力、有胆识的。他发表在《星星》上《新的课题》最先向诗界提出了青年诗的问题。他感到一种混杂性的惊喜（但他的目光还较多地停留在对诗的思想内容引导问题的注重，并没有清晰地认识这些诗的

艺术价值），以诗人的诚恳向人们提出了‘应该理解青年’的问题。”

是的，应该感谢公刘同志，是他揭开了一场关于朦胧诗大论战的序幕。

（二）一次历史性的讨论—— “朦胧诗”一词的由来

序幕一经拉开，论争便渐次进入高潮。

一九八〇年《诗刊》从第八期开始辟专栏，本着“百家争鸣、取长补短”、繁荣创作的宗旨，开展了关于新诗的“问题讨论”。第一篇文章便是章明同志撰写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该文一开始便指出“也许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往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为了避免‘粗暴’二字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章明同志在这里指的朦胧体，显然是指那种“十分晦涩”、“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的诗，并不是指所有的青年诗人的诗，因为那还有一些是“不朦胧的”。但